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萬曆野獲編 第十九卷

○工部 【裴侍郎履歷】裴璉者，湖廣監利縣人，洪武間以太學生授劍州知州，升浙江按察僉事，再改江西，坐累謫興州；召入，為北京道御史，升河南按察副使，又以累謫武清；後薦起為廣東道御史。仁宗在東宮素知之，擢春坊中允，改大理評事，又升刑部主事，坐事降易州同知；至洪熙初以舊宮臣升工部侍郎，改北京行部，又坐事降涪州知州；而子綸先以永樂十九年登一甲第三名，為翰林編修，當貶封父母，璉乃棄其官，受編修文林郎之封。其人蓋三為方州正侯，兩為御史，三為外臺憲臣，再為流人，一為官僚，再為法司屬官，再為兩京貳卿，而終以封公歸老，其宦途所歷升沉變幻，何異渠家先世之裴胄先也。璉至宣德十年卒於家，蓋仕宦幾五十年，稱封公者又十年。

【工匠卿貳】嘉靖間，徐杲以木匠至工部尚書，當時在事諸公亦有知其非者，以世宗眷之，不敢諫，然先固已有之。宣德初，有石匠陸祥者，直隸無錫人，以鄭王之國，選工副以出，後升營繕所丞，擢工部主事，以至工部左侍郎。祥有母老病，至命光祿寺日給酒饌，且賜鈔為養，尤為異數。正統間有木匠蒯祥者，直隸吳縣人，亦起營繕所丞，歷工部左侍郎，僉正二品俸，年八十四卒於位，賜祭葬有加。二人皆吳人為尤異。至若吏員徐唏之為兵部尚書，李亨之為禮部侍郎，且充廷試讀卷官，廚役蔚能之為光祿卿，俱在英、憲二廟年間，又不足言矣。

【趙尚書薦賢】趙甬江少保，授任閱視征倭，首薦唐司直荊川順之、秦中允白崖鳴夏俱為兵部主事。唐負重名，有公輔望。未幾，得僉都御史而沒於師中。秦至中途彭城，以亞夫之疾客死，不及用也。秦望非唐比，且以主試，中翟諸城二子罷歸，此起亦屬幸事，然兩公以木天近臣，久抑林下，驟得賜環，不無喜色。少保倖臣，強顏薦賢，亦何異石亨之薦吳康齋。兩公出山，雖顯晦稍異，而所就止此，不如康齋不拜之得也。

【朱震川司空】朱震川大司空為左少宰，有才望，且交歡首揆徐華亭，以此驕於公卿間。時吾鄉陸五臺太宰為選郎，意薄之。會南司寇缺，即推用之。朱不預聞也，以此恨入骨，即嗾其最厚門人御史孫立亭論之，陸遂削籍去。孫後再躡再起，為少宰，家居，陸出秉銓，即起孫為總憲，與同事。孫感其恩，盡捐前卻，訂莫逆交。人謂陸慣操權術，以籠罩名流，豈其然乎？孫後正位銓席，與張新建有違言，去位，張亦被蜚語繼歸，仇隙至今不解，人益追服陸之善處怨家云。朱後移北冬卿，又見知於江陵，幾正首曹之位，偶以小姪失歡罷歸。朱揚歷多勞績，前後皆受知於政府，終不得大柄，蓋有數耶？（朱名衡，陸名光祖，孫名丕揚。）

【劉晉川司空】沁水劉大司空晉川東星，清修名臣也，獨好為矯厲之行。甲午年，從協院副都御史轉少宰時，其同年沈繼山思孝司馬以大理卿召入，故其極厚同志也。初見，即招人書室，蔬飲正洽，忽微諷沈曰：「兄此來甚慰舉朝屬望，但蘭溪公善人，且耄，可待，幸姑留之數月，何如？」沈不知所謂，面發赤曰：「我去國許年，僅九卿之末，首揆去留，我安從知之，且主之耶？」即艱然別。是時太倉甫去位，蘭溪當國，其次即新建，兩人已不相洽。沈與新建素厚，故疑沈欲逐趙，而劉又趙所厚也。沈出遍詢，始知其語有由來，心已蓄不平。又一日過劉，則李克庵楨司寇在座，李先為僉院，與劉同事，共飲脫粟，固勸沈同進，沈曰：「吾已飽矣。」劉哂曰：「沈兄素豪侈，不能啖此粗糲，但我無從覓精鑿，奈何！奈何！」李固沈任光祿時舊寮，亦相善者，乃正色謂李曰：「公且罷箸，聽我言。我輩忝大九卿，月俸例得白糧，盡可供賓主饗殮；今匿其精者，而以操軍所請漕粟飼我，此人全作公孫弘行徑，不足信也。」李秦人，最樸誠，聞言大悟曰：「劉公信非端士。」即相率出門。後來沈與劉、趙隙遂不解，以致富平太宰、新建相公成質首之仇，雖非一事，此段亦其張本云。

吾鄉吳生白中偉比部，故劉司空督學浙江時所賞拔士也，戊戌舉進士，授南行人歸，過淮陰，時劉以故少宰起田間，總督河漕。吳謁之，留款坐話舊，良久，因留之飯。又良久，忽若自失者，顧左右云：「可問內庖，今日是買肉日期乎？抑買豆腐日也？」左右入問，又對曰：「當買豆腐。」乃揖之出，曰：「果如此！今日不敢奉留矣，奈何！」以上二事，俱二公親為余言。

【邵上蔡工部】工部郎邵上蔡輔忠，浙之寧波人，戊申年朱山陰當國，不為時情所附，邵上書痛詆之。時浙人被彈射無免者，邵獨見推於名流，即得越次主山東試，旋推銓部，雖不得旨，然駸駸向用矣。次年，復專疏攻准撫李修吾，於是臺省郎署繼起，白簡不絕；救李者亦接踵，佐門無虛日，去年名流輩遂大恨之，盡目之為戎首。邵尋以請告歸，齒及其姓氏者，輒執手穢罵。邵之兩年昌言，其是非未可定，然一人之身朝夷暮跖，亦可以觀世變矣。邵今居憂，聞至墓次相地，白晝為人所刺，幸漏刃而逸，未知信否。

【京師營造】天家營建比民間加數百倍。曾聞乾清宮窗榻一扇，稍損欲修，估價至五千金，而內璫猶未滿志也。蓋內府之侵削，部吏之扣除，與大匠頭之破冒，及至實充經費，所餘亦無多矣。余幼時曾游城外一花園，壯麗敞豁，侔於勛戚，管園蒼頭及司灑掃者至數十人，問之，乃車頭洪仁別業也。本推挽長夫，不十年即至此。又一日於郊外遇一人，坐四人圍轎，前驅呵叱甚厲，窺其幃中，一少年戴忠靖冠，披鬥牛衣，傍觀者指曰：「此洪仁長子，新入賞為監生，以拜司工內璫為父，故妝飾如此。」

【兩京街道】街道唯金陵最寬潔，其最穢者無如汴梁；兩後則中皆糞壤，泥濘腰腹；久晴則風起塵揚，觀面不識。若京師雖大不如南，比之開封似稍勝之，但冬月冰凝，尚堪步履；甫至春深，晴暖埃浮，溝渠滓垢，不免挑浚，然每年應故事而已。王子之初夏，有一工曹郎管街道廳，毅然任其事，特疏請旨。既得之，大書聖諭，揭之牌上，導以前行，凡房舍稍侵街巷者，悉行拆毀，怨聲滿耳。有一給事馬過，拆房者擲磚誤中其顛，不勝忿，遂相奏訐。工部上疏，詎至云：「公道世間唯瓦礫，黃門頭上不曾饒。」此給事故能作異同者，遂有人贊歎工部以為風力，工部益喜自奮，屢行建白，暢論時事，頓被正人之目矣。其時南中有一大老，本金陵人，為南少宗伯，久不北召，方引領大拜，偶署工部。值北有清街之舉，慕豔其事，亦出榜清理街道，凡系開國以後興造大小房屋，俱命撤之，即其密戚先達，毫不假借，遠近公私，駭怖失措，施行未竟而以艱謝事矣。街道一役，本兩公職掌，一以無心舉事，橫博時譽，遂弄假成真；一以有意取名，為識者所窺，不免舉故事失之。時局移人，即公務亦在楸枰中生活。

【工部管庫】近年工部郎多掛吏議，然有極可哀者，如節慎庫一差，本冬曹職掌，巡視者不過司監督，稽察其弊耳。丁未戊申間，有一給事，滇人也，以庶常起家，為時情所推，來司巡視，則直專其出納，一切領狀，早衝金錢入，暮即批允，管庫主事即開庫發銀，惴惴不敢吐氣，或發鏹稍遲，即呼嗚如奴隸，但含淚謝過而已。兩年間，所索黃白及珠琲瑰異，不下數十萬，京師大沸，相視莫敢發。有一臺臣為京師人，椎魯不識物情，露章彈之。給事出不意，盡寄其賞裝於所知，不待旨下，宵遁出城，其時蓋有仇家恐喝之，說云臺臣欲圍其宅搜其囊也。行後而救者蜂起，即南都亦響應，司庫主事反以失職被彈去。至辛亥大計，主事與給事俱坐鑄級，物論亦有不平之者，終稱給事負枉，爭為昭雪，薦剗滿公車，而主事者林居食貧，每為人言往事，淚輒承睫。滇給事之在事也，權力震一時，都中人爭媚事之，有一錦衣以二女獻，一其女，一則姑也，給事嬖之以冠諸妾，錦衣因為通賂，富亦至巨萬。友人馬仲良為作《桃葉歌》，今行於世。給事籍籍鳳陽，其後因游江淮間，遣人至都索所寓寶貨，大半為舊交乾沒，斂氣而歸。至甲寅、乙卯間，一御史閩人徐姓，視齷政於兩淮，以墨被科臣白簡，受重譴，亦寄所得於江南相知家，比再來徵故物，則償者十不能二三也。兩君俱高才負時望，獨以簞簞稍被議云。

【工部差】工曹修造諸差，多與內監同事，迕之未免得禍；若與葉和，必同染膩穢，為清流所薄，後日吏議，每從此搜抉，以故有志者類托故辭之。間有辭而不得者，如盧溝之重建，則皖人胡伯玉瓚領之，橋成，轉大參而出，大計竟以貪處。福府之鼎建，則都人房潭拓楠領之，亦以勞得大參，至大計亦鑄秩。蓋皆中官所波累也。近偶有一二西臺談及，云曾以視工至一冬曹郎私宅，適其同管工內官移庖在焉，邂逅歡甚，固留同集，但席間每呼曹郎為表兄，曹郎有赧色。西臺怪詢其故，則云吾與工部公，偕勤王事，為表裡衙門，故有此呼，以示親昵。西臺駭笑而別，更奇矣。

○臺省

【湯劉二御史再譴】弘治元年，御史湯肅論輔臣劉吉及禮書周洪謨等，劉恨之，御史魏璋因承劉旨劾肅云：「壽州知州劉概，獻夢以妖言諂之。」肅論風憲官受財，議革職贖徒，上特旨發肅州衛充軍。正德初年，以登極赦歸，寓壽州，為州民王濡所訐，坐以逃伍，加杖八十，仍戍肅州。今上四年御史劉臺劾張居正諸擅權事，斥為民，後為遼東巡撫於應昌等發其巡方時贓私，謫壽州衛充軍，尋死戍所。二御史俱以直諫受譴於先，又被誣於後，人皆冤之；然劉概饋肅白金且與之書，其中云：「別後夢中時相會，一夕夢老人騎牛背行泥濘中，公左手把一五色石，右手提牛肉，引就正路。因思人在牛背成一朱字。此乃國姓，天生豪傑，引君當道也。」此等囈語，豈非妖言？孝宗怒而加等罪之不為過。時馬端肅掌西臺，亦擬妖言坐斬，賴王三原救之得不死。劉臺按遼，誤報大捷，江陵票旨詰責，因懼而抗疏。二臣情事略同，其前後奇禍各有指授，又若符節云。湯肅初上疏劾諸大臣，謂禮部尚書周洪謨治家無法，黨附權臣；右侍郎倪岳急於上進，昵近權要，縲服徒步，送太監黃賜母柩；左侍郎丘濬身服馬尾褌裙，為市井浮華之飾；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身在兵曹，連姻武弁，縱奢淫；少傅劉吉與萬安尹直奸貪；今二人斥，而吉與邱濬恬然進官。按，湯肅此疏彈閣部大僚凡六人，若劉博野固不足言，如周文安、倪文毅、馬端肅、邱文莊俱一代偉人，何至輕易暴殄？張悅生平不可知，是時言官方薦為冢宰，竟亦其時人望也。時馬端肅已改北都掌院，乃上疏謂肅劾臣，今為屬官，必疑臣報復，乞放臣致仕或改開散避之，而上不許。元年五月，吏部尚書王恕以酷暑請暫停經筵，肅又疏其不能將順，乞以六月初一為始，仍舊經筵。則王端肅亦其所不愜也。意其人以搏擊樹威，亦嘉靖初給事史道、御史曹嘉、隆慶之間給事韓楫、曹大埜之流歟？

【嘉靖諸御史】嘉靖十八年，上行幸承天，御史胡守忠以扈駕勞，升右僉都御史，兼詹事府丞。二十九年，御史王舒按順天，以守通州功，升右僉都御史，經略畿輔三十二年。巡按浙江御史胡宗憲以禦倭升右僉都御史，撫浙江，蓋非常之遇也。胡守忠次年即以罪誅，王舒遷至右都御史，坐邊事下獄死於市，胡宗憲加至少保兵部尚書，坐劾逮至京，死獄中。此皆世宗朝，可謂恩威並出。以至四十二年，御史姜儆者，江西南昌人，王大任者，陝西保安人，俱以訪仙訪法秘使還，並升翰林侍講學士，尤為西臺未有異恩，甫三年而削奪及之，則廟廟登極後事也。諸君受主恩殊，特俱不克終，皆西臺非常之事。

【御史大夫被論】左都御史，漢以為亞相，唐為副相，元尤雄劇，秩從一品，本朝洪武初亦一品，後與尚書同正二品，而六曹之事無所不預聞，且提掣十三道，為風紀之長，未有反遭彈射者。今上御極三十餘年，掌都察院者凡十餘人，其間兩公被劾，事出創見，前則臨川陳炯，為糾御史趙應元，被戶部郎王用汲所詆；後則仙居吳時來，為戊子場事，被戶部郎姜士昌等所詆，俱目為相門私人，語不可聞。陳僅王一疏論，後猶在位數年始去；吳自姜疏出，攻擊疊至，身無完膚，旋卒於位，尋至奪諡。此兩公俱以直臣起家致大位，晚途遭謫，不值一錢，憲體至是掃地矣。若辛商臣自修則為丁亥大計，與何司空起鳴互訐兩罷。近日溫三原純則為乙巳大計，與首揆沈四明相左，去位，非如前兩公坐而受罪，噤不能出一聲也。頃己丑年，南京御史王藩臣，疏劾南掌院右都耿定向；辛卯年北掌院左都李世達，亦為御史胡克儉所彈，則又皆黨屬也。

【南北臺員】十三道例設御史一百十員，南道三十員，北則滿額，南或缺數，然亦必十人之外。近日考選久不行，事故者又相繼，北不及其半，奉命巡方之外，一人管道篆數類，又有公出，至大朝會侍班，借諸幕僚經歷都事照磨之類以充數，豈班寥寥，殊失全盛之體。若南中止三四員，又有上下巡江屯倉諸差，其巡視五城遂借刑部諸曹郎代攝，此豈直越俎已哉！窮則變通，亦宜亟為計矣。

【南御史改北】吾邑故御史黃貞所正色者，宮詹葵陽洪憲兄也，以中書選南道御史，而先籍蘇州，差巡下江，以桑梓不便行事，改北道差，巡按廣東。事出創見，謂其別有徑竇，且宜並官詹為之委曲，物論大不相諒，尋積資出為福建憲副。同郡陸莊簡為太宰，以壬辰外計論調，次年癸巳內計，竟坐斥，其斥也人皆不以為冤，而亦未盡然。同時有江亨泉有源，為吳之太倉人，亦拜南御史，以鄉曲情於申、王兩政府已許之，而難於獨舉，適有黃先籍一事，南臺長為耿楚侗定向，遂並題請改北，識者駭之。江故長者，且寒士，不為人所屬目，改後即以疾歸，尋沒於家，後更無人指及，而黃獨受譏矣。細思操江都御史，管轄上下兩江，延袤數省，安得人人異地始任事耶？即北直人為畿輔巡方及他屯監諸差，亦未聞有迴避者，況前此南直人授南臺者多矣，從無調北之事，而自黃、江以後，人亦自愛，無敢引以求改者矣。

【劉畏所侍御】江右劉侍御臺，江陵辛未所錄士，受知甚深，以比部郎改西臺，出按遼左。時方奏捷。故事，按臣主查核，不主報功，劉不諳臺規，以捷上聞。江陵票旨詰責太峻，劉遂疑懼，露章數千言劾江陵諸不法，頗中肯綮，江陵雖盛怒，然內愧且服，止從削籍，但每對客，詞色間多露憤恚不堪意。諂者因思中之，誣其在遼時婪肆，撫按從而勸實之；又令劉鄉人告劉居鄉諸不法狀，亦對簿迫贓，劉坐戍廣西之潯州，病死。或云為其戍長所鳩，莫能明也。江陵敗後得昭雪，原勘按撫王宗載、於應昌等俱抵罪。其後二十年，議補諸名臣諡，時江夏郭少宗伯正域署部事，獨斬劉不與，謂其抗疏乃遭詰長禍，先發制人，非本心云。自劉疏後，門生劾大座主者，如李僉事瑄之於申吳門，安禮部希範、孫比部繼有、丁中舍元薦之於王太倉，薛進士敷教之於許新安，相繼而起，不可屈指矣。江陵籍沒時，刑部侍郎邱月林檉銜命，同大璫張誠行。丘，故張怨家也，東阿於宗伯慎行與丘同里，時為宮僚，特貽書為寬解，且請勿苦其太夫人趙氏，人以以為厚云。

【山西喬御史】喬御史名廷棟，山西蔚州人，起家己丑進士，由大行拜西臺，巡方三省，積資十年。其風采議論不可知，但聞其居家最可笑：每晨起，具衣冠升堂軒高坐，命僕隸呼唱開門，並搜索內室，喧叫而出報曰：「無弊」，然後家僮輩以次伏謁，或訴爭鬥事，為剖決答斷訖，而後如儀掩門，退入內室，每日皆然。嘗聞宦情濃者多矣，然未有如此公者。

【房心字侍御】房心字寰侍御督學南畿，時海忠介方自南少宰晉掌南臺，自以夙望峻威棱，留都庶僚不能堪，而無敢議之者。房頗以材胥著稱，獨奮起攻之，至謂海瑞矯情飾詐種種奸偽，實器皿以易袍，用敝靴以易帶，此真公孫弘布被中夢想所不能到者。時吾邑沈繼山思孝司馬為南罔卿，又專疏為海代辯，而劾房以私怨辱直臣。房復上章攻沈，云臣砥礪二十年，天下所知，且思孝與臣同里同年，而論議枘鑿不侔如此，則臣之品行於此已見。時房方盛氣，其鋒距亦動，臺省為之結舌，唯丙戌候選三進士共疏攻房，語頗峻，然不能勝，且得罪以去，房尋外轉。吳中張、陳二給事，以諸、顧二人同里新進，用丘論逐，而身居言路，不及先言，乃各疏詆房以伸海。時三進士已得錄用為府教授矣，房念眾咻不止，其勢且孤，乃盡出二給事先後請托諸手東呈上覽，上為重貶張、陳，而房亦降級，語具所論私書中。海之再出也，年力已憊，漸不及撫南畿時，諸辯疏亦稍餒荏，次年遂卒於位。房之試士，用法太嚴，江南士子恨之入骨，至擬杜牧《阿房宮賦》作《倭房公賦》以譏切之，俱用杜韻腳，其組織之巧，葉字之穩，幾令人絕倒。房試南士，以試贖貽人，名曰「公鑒錄」，合刻一等六等之文。有一人以歲考領案補廩，次年科考即以劣等斥之，其文並列，一日寄至都下。先人見太倉王相公，因問房心字所寄考卷，曾寓目否？其一人忽賞忽擯，亦覺太奇。太倉公曰：「余閱之不奇，此人兩試，無可殿最，心字品鑒前後俱誤，若余作文宗，兩度俱入三等耳。」其輕之如此。

【私書】告訐之書，先朝多有之，終非長者之事，然少有發人私書者。丙戌年南直提學房御史心字寰，與海忠介相詬病，人頗不直房，群起攻之。新科三進士顧澆凡允成、彭旦陽遵古、諸景陽壽賢俱以劾房斥歸，士林高之，既而房外轉江西副使。至戊子歲吳中張慎吾鼎思為吏科都給事中，與同里同年陳給事吳峰燁追論房諸不法，房乃發二給事往年提學時囑托生童諸事，並其手書上之朝。上嚴旨詰責，二給事疏辯頗支飾，上愈怒，俱重貶，房亦調去。房遂不出，張、陳雖漸以量移，終不振矣。房發私書大非雅道，有識者俱薄之。自是人有所戒心，往還筆札，故為瘦詞隱語以防漏泄，或不署名，或云望焚毀，乃至有乞即擲還之語，其鑿混沌彌巧彌深矣。撫按在地方有事須商榷者，致書於司道，此始於嘉靖季年。至今上初年，而郡守司理州縣之長，俱被兩臺書札矣，就中受鄉紳請托者，反乞靈郡邑讞問之官，詞既不典，氣亦欠揚，或於紙尾書右繳二字，則下吏仍將原書繳還。上下相膠固，亦上下相猜防，欲求風裁之振，難矣。

【御史與邊功】邊功自將帥而外，止當及督撫司道，若歸功兵部、兵科以及閣臣，已為僭濫，猶曰發蹤調度之功也。至於御

史，雖有監軍記功之責，例主糾彈，不主薦舉，又主敘功後覆勘，不主報捷時敘功，此定規也。自正德末，差滿御史謝源等，以王守仁起義兵征宸濠，留之軍前，而體襲矣；自嘉靖初陝西巡按御史呂光詢分總兵周尚文之賞，而職侵矣；迨庚戌虜犯京師，巡按御史王舒守通州，奏功驟拜中丞，而撻伐之助等於介胄矣；甲寅乙卯，倭踐江南，巡按御史胡宗憲與倖臣趙文華，合謀拒退，亦拜中丞，以至尚書三少，而多冠風力，化為繞指矣。隆萬之間，南北少事，臺規稍振，號能舉其職。今上初年，江陵當國，益務飭紀綱，御史不得他有所侵，會其門人劉臺按遼東，以新入臺不知故事，誤報捷音，為江陵票旨詰責，臺懼甚，摠張陰事，訟言於朝，劉得罪以死；近年補諸臣諛，郭宗伯尚不許臺易名，則猶以報捷一事也。近日寧夏之役，梅御史國楨力薦李如松往討，而身自領監軍，二人本兄弟交，至則協力成功，其報捷一疏至此唐淮蔡舊事，蓋擬如松為李愬，而以裴度自居也。其時廟議方喜告成飲至，不加深詰，梅即得冏卿中丞，人亦不以為忝，獨給事中王如堅特疏糾梅，謂其與武弁交結誇詡，無人臣禮。疏雖不行，識者壯之。

當寧夏奏功時，今中丞許少微宏綱在兵科，以敘功奉旨候京堂升用，許辭官，且讓其功於巡按陝西御史劉芳譽，上不許，僅升劉俸而已。許雖名不伐，然而非體矣，劉未幾亦止擢郡守。

【按臣答將領】武臣自總戎而下，即為副將及參將，體貌素崇，與司道同列，近來多點卒及游棍濫居之，日以輕藐。余所知則今上癸未，順天巡按御史李順衡植廉知薊鎮東協副總兵陳文治掩敗為功狀，特疏劾之，旨下，即行御史逮問，至日便捕文治，痛決三十板，下之獄，窮治問斬。此猶待詔下始行鞭撻也。近辛亥熊之岡中丞在遼東時，有沈陽參將於佟鶴年者，即虜族也，亦報級不實，熊先已得其實，即挈佟並馬至戰場，遇地墳起處發之，則皆我戰士無首屍也，其數不可勝計。熊即於馬上褫佟下，就地網打一百收監，隨亦奏聞正罪。則又不待上命，竟自以軍法行譴矣。二弁死不足贖，然按臣與制府事權終自不同，揆之政體恐稍未安，其他不及知者當尚多也。

反是者，則江太函司馬在閩之於戚繼光，相倚若蛭蛇；謝太函方伯在遼之於李如梅，至結義兄弟，一則就功名，一則輸財色耳。二公同別號，又皆新安人也，文武葉和，固是佳話，若峻風節者，或不出此。

【行鳩】頃年丙午丁未間，今廷尉于少源懋衡在臺中按陝西，與抽稅太監梁永不相能，一日進飲，而銀碗色黑，疑永毒之，奏於朝，永不服，極辯其枉，余愈怒，奏許不休，至余憂歸而後已。同時楚御史史企愚弼行部荊州，與江陵知縣過成山庭訓不甚相知，亦進粥銀碗稍黑，疑其毒出於過，方悲恚大驚噴，過聞急走入，亦不置辯，但收其餘糜啜盡，史怒始解。史後與過同為臺臣，仍不失歡。因觀故戶部侍郎諡襄惠鄒守愚一事，亦相類。鄒為廣州守時，值其地御史亦有庖人烹雞事，置之極典，鄒明其不然，呼囚再烹，則雞仍黑，乃捨之。蓋食物初熾，入銀器必變黝色，而按臣以法官子身居異方，或執法太過，每疑下人進鳩，以致有此舉動，似當精為辨之，不然損憲體多矣。

【言官劾父】臺諫在事，遇大奸居位，即奮筆而彈，不避親嫌，亦公爾忘私宜然。若今上初，劉御史臺之劾座師張江陵，其詞峻，其事確，卒罹殺身之禍，而議者猶以劉為薄。若正德間兵科給事高滂者，奉命丈量滄州等處屯牧地，還奏備參先任各官撥派不均之罪，皆當追治，而都御史高銓預焉。銓即滂父也，時劉瑾播虐，以威脅天下，故滂逢其意，遂及乃父焉，時人皆切齒恨之。滂以直隸江都人，以庶常初授官，未數月而瑾誅矣。

【臺省之玷】弇州紀臺省之玷，首書永樂七年御史袁綱覃珩殺級主事李貞一事，而永樂八年又有一事更可笑而不及書。北京御史鄒師顏等，劾啟御史李公敏娶兒禁罪囚親屬為妾，或挾其妻就飲人家，通宵不返，廉恥道喪，漸習成風，致同僚御史劉先、劉勉、張睿、郭衡、商忠俱娶離異不明之婦，皇長孫命鞠治，俱處以罪。夫以文皇何等威嚴，而臺臣宜淫至此，亦可駭矣。又是年省中亦有一事，而弇州省垣之玷亦不書者。吏科給事中陶璋啟其鄉一匠不赴工役，私賈於外，皇太子曰：「六科不以兵民休戚為言，而瑣瑣及此，豈汝有私憾乎？」命刑部訊之，乃匠家居與璋鄰，素有夙怨，故誣之，遂下璋獄。又洪熙元年戶部給事中沈寧，以賚詔往直隸各府索賄，為巡按御史所劾，謫為驛夫。宣德元年禮科給事中章雲、馬俊，以受錦衣百戶劉彝等囑賄放重囚，發交陞充吏。正統元年行在刑科給事中王傑，以聞父喪未授官不舉，遲二十二日始發，革職為民。正統四年，刑科給事中李原縉先以聞宣宗晏駕不哀臨，私娶妾下獄矣，至是又受雲南中衛舍人童銘賂，與堂弟童政爭襲，代為本章，屢上不已，兵部奏銘必有主使，下法司鞠之，得實，遂論縉徙。景泰六年，戶科給事中孫珉，受宣課司吏銀，收不堪鈔，充肅州衛軍。天順三年，刑科給事中王儼同修武伯沈煜，冊封潘府受其饋，為錦衣校尉所發，下獄治罪，降主簿。成化五年，南吏科給事中王讓為出繼，於登科錄書後為父母，又書本生母為生母，祭酒劉廷俊先被讓劾，乃言讓以所生母為出繼父之妾，讓慚，托疾去。成化十二年，養病戶科給事蕭龍，妄受投獻田地，強占人女為妾，事覺謫邊衛充軍。弘治十七年，養病給事中趙欽，迫民墾基為地，凡發冢九十有二人，發宋葉學士墓，碎其志石，又強娶子女，論絞，其玷青瑣亦甚矣。至臺中敗類者更多，洪熙元年，御史馮泰居喪，挾勢取僧寺石柱石碑充葬，擅據按察司受詞，批發州縣提問，事覺發為民。洪熙元年，宣宗已即位，御史張珪前在處州監辦，盜官銀七十兩，當斬，免死罰役，遇赦，上命斥為民。宣德三年五月，御史嚴皜方鼎、何傑等耽溺酒色，久不朝參，事覺，上命枷項以徇，言官荷校，蓋自此始。宣德三年八月，巡按山東御史李素至歷城，與縣民李尚女奸，娶為妾，御史趙純亦娶門子鄭能妹為妾，先後為山東按察司所糾，素時已死，逮純下獄論罪。巡按湖廣御史趙倫，需索官民羅綺，收買人口，又與樂婦奸通，命謫戍遼東。御史趙儼以非法杖死九人，坐死，繫獄中，其同僚御史張循理具酒召儼出獄飲，儼出乘閒逃逸，累循理逮下獄，死獄中，又三年儼被獲，斬於市。宣德四年，御史宋准查盤至金華府，娶妾索府官白金，又私通民婦，上命追贓，杖戍遼東。又交陞道御史顧達，巡按淮安為通判何正辱言，甘受之，清軍鳳陽，酗酒廢事，上命改用。行在御史楊居正、司鐸牟倫、雷恭、胡攀、潘奉，以貪淫不律為都御史顧佐所奏，俱發遼東各衛充軍。御史胡謙往處州府辦糧課，科斂白金，杖殺民婦，降典史。御史沈潤受土豪黃金白金文綺，出其殺人死罪，戍遼東邊衛。御史張衡巡按湖廣，受罪人白金，戍遼東。行在御史林衡居喪不謹，降戶部照磨。宣德六年，御史任祖壽受典史周宗本送馬一匹，寬其斬罪，上命依律流之。宣德七年，監福建銀場御史王寶，斂民財，發人墓，謫戍遼東。御史陳濬私役民修神祠，微服嬉游於外，驅逐焚香婦女，為都御史吳訥奏斥。宣德九年，御史韻文林坐索鋪戶衣物，又於公廨與囚婦奸通，上命杖之，同家屬發遼東充軍。宣德十年，丁憂御史宋原端強葬父於他人塋，收迷失婦，勒夫貨財，奪民良田，坐法絞，遇赦為民。御史強敏差往山東，受贓為民，遇赦辨復，不許。宣德十年，御史鄭禧差查廠庫，欺侵物料，又受匠吏物；御史廖文昌巡按廣西，擾害軍民，讞囚乖律，為御史劉楨所發，俱下獄訊治。正統元年，御史王璉巡按回，多索隸卒，且攜杭州門子偕行，為浙江僉事商賢、蘇州知府況鍾所劾，下法司訊治。正統二年，御史王學敏，受巡檢陳永證賄，囑郎中崔鏞薦升知縣。事覺，上命杖一百，枷示三月，謫戍遼東邊衛。御史廖文昌、丁寧受賄當斥，會選行人，姑降授之，既以出使有勞，補縣主簿。正統三年，御史李純奏遼東御史趙琰、趙礪、衛軍年倫，俱前任御史，以貪淫無恥罷職，礪、倫逃詣京師，琰假守制還鄉離役，上命各杖一百，發肅州哨守。正統六年，御史計珩、馬謹以受千戶洪政白金，減其斬罪下獄。正統八年，巡按陝西御史時紀，至長垣縣，托縣丞蕭楫娶殷氏為妾。其妻妒甚，妾父母告紀挾娶，刑部坐以奪良家子女當絞，遇赦斥為民，上曰：「御史不才如此，其謫邊戍！」南京御史王復，以貪淫逮送錦衣衛戍邊。正統十二年致仕御史陳濬以私忿杖同鄉訓導，削職，又除名。御史韻文林，以代奸民仇庸誣奏王妃父，命杖一百，發邊充軍，文林即宣德九年得罪人充軍赦回者。正統十三年，南御史葛崇以自京還，舟中強奪人女為妾，充鐵嶺軍。景泰元年，巡關御史王璧數至軍妻家與言，為都御史王竑所劾，發充鐵嶺衛軍。景泰三年，巡河御史王珉數於濟寧等處奸淫，又微服至所淫者之家，拜其父母；又索運糧軍官饋贖尤多，為右令都御史王竑所奏，事下勘實，法司論贖，徒為民，帝特謫充開平衛軍。天順三年，在籍御史葉普亮，福建同安縣人，強奪人田宅，又娶族女為妾，為邑人所訐，上命按之，得實，命籍其家。天順元年，南京御史顏正、巡按直隸御史張祚，以受滁州軍官賄囑拿問。天順二年，丁憂御史吉安人胡煉受姻戚賄，囑逮鍊姪訊鞠，得受賂狀，上命戍開平衛。天順七年，巡按南直御史李鱗又酗酒擅出贓官，為民。成化四年，巡按山西御史李傑以市狐裘不歸其直，除為名。守制御史唐震以欺取官物誣陷人罪，逮至京，坐贓為民。成化五年，御史傅鼎母李氏訴鼎妾陵辱，法司坐妾不孝，並鼎調外任。成化十八年，丁憂御史

方轄占其叔田，奪寡嫂棺具，縱子制中作樂，事發降肅州衛經歷。弘治八年，巡按貴州御史趙&~MGKI;受將士賂千金及銀花綵緞，寄清平衛鎮撫司周源家，為源盜取殆盡，竄下源於獄，為仇家監生倪寬所發，時竄已升南大理寺丞，詐稱丁憂，逃歸。自正嘉以後百年間見聞尚新者，又不勝紀矣。

【科道被三木】正統二年七月，行在福建道御史王學敏，納巡檢陳永證賂，托行在工部郎中崔鏞薦升知縣，事發，上命杖一百，枷示各衙門三月，謫戍遼東邊衛。其年九月，兵科給事中金昭伯、戶科給事中吳繪，俱受廷試明經儒士賂，輒入午門代為文字，詔用大枷枷於長安門一月，發遼東充軍。事在一年兩月之內，臺瑣清班，俱膺三木，雖其罪皆自取，然辱言路甚矣。至正統六年，遂以枷項及大臣戶部尚書劉中敷等，未幾復官視事，十二月，又下獄。又未幾王振用事，遂及儒臣國子祭酒李時勉、戚臣駙馬都尉焦敬而極矣。天順得辟後，坐法荷校者，遂不可勝紀，蓋錦衣門達，動以&~YRBCR;事酷暴得上眷也。直至惠宗嗣位，而縉紳之禍稍解云。

王學敏事先見第一卷。

【六科廓章奏】嘉靖乙丑春，千步廊毀於火，先朝所貯疏稿底本俱成煨燼。時上意恨惜，以問輔臣徐階，他日修史何所憑為張本，階跪對曰：「此皆積年堆棄殘帙，各衙門緊要章奏及四夷番文共十三萬二千餘本，俱貯六科廊內，況有成案可查，此等無用故紙，正合付一炬。」上始悅，意解。按，此時去弘正間未遠，若加搜括，尚可緒存一二，乃逢迎意旨，曲說解嘲，真所謂以順為正也。今六科所貯本稿，往往被人借出不還，他日恐遂如文淵閣書矣。

【吏垣都諫被彈】吏科都給事中為諫官領袖，責既宏鉅，職復雄峻，其升擢後不稱，或遭白簡固有之，而在事時未聞反被抨擊者。世宗朝夏賈溪言以侍讀學士兼是官，曾與輔臣張永嘉相訐，然皆為爭寵互詆，而張卒不勝。其以居官為時情所薄、受彈治無完膚者，無如今上之二陳。戊子己丑間，浙人陳與郊以輔臣王太倉門生在職稍久，因考選引用推官李春開，與同僚及清議諸臣相左，遂為少卿王汝訓、主事吳正志、進士薛敷教所聚攻，雖獲轉太常請告歸，竟以言章冠帶閒住。至丁未戊申間，浙人陳治則以輔臣朱山陰同里，在職亦久，以屢攻署部左侍郎楊時喬，物情已不歸之，會枚卜事起，詞臣黃、楊、李，三晉江爭為相，治則佐李、黃以攻楊，時楊所為言路所共推，益恨之，比新考選命下，治則遂為御史吳亮等露章十餘疏不休，乃棄官去，詔褫三級，辛亥大計，竟以不謹罷。兩君在吏垣，人品自有定論，但言官之長，微受鋒鏑，卒無奈眾咻，狼狽而去，雖時趨使然，而國體與垣規拉攏壞盡，不可收拾矣。兩人同姓同鄉，相望三十年間，尤為創見。前與郊十年，又有都給事陳三謨，以首保江陵奪情，見非於世，後被彈褫斥。亦陳姓，亦吏科，亦浙人，然系升太常少卿以後事，非在任時也。先與郊者，為吳人張鼎思，以論房震反被訐，遠貶；代與郊者為楊文舉，以差賑江南功，方復命升吏科都事中，甫命下，亦為南京禮部主事湯顯祖等所劾，請病去，癸巳大計，以不謹斥。則世所指八狗三羊中之一人也。一時吏科之見輕如此。

【王聚洲給事】滇人王聚州元翰以庶常授工科給事，素著才名，慷慨論事，物情甚嚮之，忽為鄭御史環樞芳所劾，專指其簞簞穢狀滿紙，王不待處分竟歸；而鄧給事、史御史輩曹起代為之辯，鄭被攻無完膚，同堂至有絕之不與往還，入朝進署，無復酬對者。初甚疑駭，何以一青瑣去留，舉朝為之震動，繼知其故，則鄭疏太戇，不識時趨，自致之也。初，楊止庵少宰署銓久，卒於位，繼之者當為南大司馬孫月峰曠，浙人也，其甲戌掄元，出沈四明本房，固已為時所忌；孫又每對人嫻笑建言及講學諸君子，謂當盡束高閣，又與李淮撫修吾書亦如之。時任留樞，又與同事六卿得時譽者相左，高閣之語因而傳播，諸君子皆欲刺其腹。而故太宰孫富平在林下，年已八十，向故與浙人沈繼山爭訐並罷去之。王遂上書閣部，曆數月峰罪狀，盡抹其生平。選鄧為毛尚寰一公，亦浙人也，因以惡聲劫之，吏部不得持，遂除浙孫名，而富平再登銓席矣。然則王果橐金如山，猶當十世有之，況諸救疏皆保其清操，云遠勝楊震耶？

孫月峰、沈繼山兩公，以同歲生，最相善，俱無嗣；孫富平初與沈亦厚，尋以丁芍原此呂事相仇，富平亦無子，三先生皆名臣無後。又沈與鄧定字以贊支干八字俱同，鄧以辛未會元鼎甲，遲沈一科，官少宰，先十年卒，沈官至御史大夫，後十年卒，然鄧亦無子，亦異矣。

【喬給事】鄉會座師，皆為恩地，而本房尤重，本房又以會試為重，此情也，亦理也。近年有喬給事名胤者，河南寧陵人，戊子鄉試，則大主考為山西澤州張元冲養蒙（時以諫垣典試），次年己丑會試，則出分考吏科都給事陳與郊之門，陳，浙人也，陳與張爭為考官，又爭為吏垣，其矛盾有素矣，後陳給事升太常罷去，張至少司農，復為御史許聞造連疏攻擊，許為陳給事同邑人，司農愈疑此舉出陳指授，恨遂入骨。比張沒於里，其家求喬給事為行狀，時喬亦以言事罷歸，作狀醜詆會試房師不遺餘力，時陳給事尚無恙也。蓋二公品譽原不同，張雖捐館，正為物情所皈依，故任意描寫乃爾。喬或者自謂董狐直筆，然鄉會座師低昂至此，律之門牆之誼，似尚未安。況喬之得庶常，又皆出陳之薦引乎。

【羅給事】辛卯九月，閣中請建儲，時首揆申吳門以被言在寓，新安、山陰再具揭催請，仍以申名冠其前，上怒甚。申覆具揭，明其不與聞，閣中特以故事列名耳，兼有早定大計等語。揭上發下，傳至科中，羅匡湖大紘以禮科給事守科，上疏糾之。尋工部主事岳元聲具疏將上，而武英殿辦中書事序班黃正賓者，徽人也，見之欲附名，時岳意未決，因並岳疏亦寢。會進士洪文衡者，亦徽人，有疏稿，黃竊得，遂侵晨上之。說者謂次揆新安公實使之，以黃為同邑人也。而實不然。黃下獄訊治，而羅斥歸矣。羅清望素著，與鄉同年同邑鄧南皋元標為講學石交，其議論如出一口。羅歸二十餘年，而吳門公沒於里中，其家求鄧為立傳，鄧為申丁丑會試大座師，常劾江陵廷杖時，申為營護甚力，其特拜吏科與選入吏部，申力居多，素懷知己之感，因許為作傳。已脫稿寄吳中矣，羅聞之大怒，鄧初亦尚以夙誼為詞，羅至欲具揭告海內，鄧不獲已，篋其草，並囑申氏勿刻，事乃得已。羅久為人士宗仰，與鄧相甲乙，此舉不無稍偏。後文定傳遂出郭相奎子章大司馬筆，雖羅同里相厚，然以其前輩，不能過矣。

【蛤蟆給事】先人門士湯義仍顯祖論政府而及給事胡似山汝寧，曰：「除參論饒伸之外，不過一蝦蟆給事而已。」饒號豫章，為比部郎，曾抗疏詆太倉，而胡以言官糾之。會亢旱禱雨禁屠宰，胡上章請禁捕蛙，可以感召上蒼，故湯有此語。余後叩湯曰：「公疏固佳，其如此言謔近於虐。」湯笑曰：「吾亦欲為此君圖不朽，與南宋鵝鴨諫議屬對親切耳。」三君俱江西人，而胡與饒更同郡。

【科道對偶】丁丑江陵奪情公疏保留者，在言官則吏科都給事中陳三謨、御史曾士楚為首。曾為廣東之南海人，時粵中新罹大盜曾一本之亂，民生疾首，其鄉人惡曾之詔，即號士楚為曾一本，蓋以前疏為戲，正與科中陳可作的對也。未幾曾出按江南，時吳人王荊石相公以侍郎家居（力阻江陵奪情忤意，以省親告歸里），趙定宇、吳復庵二太史皆江陵辛未門生，首出疏促其奔喪，俱切齒仇也，蓋曾蹤跡三人居鄉狀，以法中之。曾既歎前疏之誤，且以三君子無事端可揶揄，遂托病歸。江陵敗後，白簡見及，遂以三謨一本作確對，並入彈章，亦同得旨並斥。曾坐此一事，終身不復振，人亦惜之，而終無詞可解也。舉事之不可不慎如此！

【言官回避父兄】故事，父兄現任在京三品大臣，其子弟為科道言事官者，俱改任別衙門，照例循資外補。然弘、正以前，俱改授行人，此後夤緣恩寵，遂改翰林編檢等史官，識者不以為然。至嘉靖初，給事中席春回避兄禮部尚書席書，得改檢討，未幾以《武宗實錄》成，敘勞升僉事。春謂首揆費宏作意抑之，訐奏於朝，張璁、桂萼亦連名抗疏助春劾宏。上心知宏所執不謬，因三臣皆大禮貴幸，曲為調停，改升席春修撰。給事中鄭一鵬言，先朝大臣子弟為臺諫者，止改行人，其躡冒詞林，乃近年幸竇，書何不引往年成例而改春為檢討？席與張、桂俱無以難也。未久，春仍外補僉事去。此後人知自愛，求改詞臣者漸衰止矣。今上初元，禮部尚書陸樹聲從田間起，其弟樹德為禮科都給事，當避，改升為尚寶卿，時科俸已深，次當內轉，不以為過也。若近年王寅，御史趙標避父南光祿卿欽湯，雖其俸薄，尚及五六年，且在臺中有聲。乙巳年御史徐光正避兄應天申尹，則俸僅滿考，俱得升尚寶少卿，則借題速化，愈於改詞林遠矣。唯前此王辰年南給事沈之吟避兄節甫，改禮部主事，人以為得體云。

